

《永乐大典》中《三朝北盟会编》史料 及其相关问题

黄 宽 重

一、前言

徐梦莘撰《三朝北盟会编》二百五十卷,是记录两宋之际徽、钦、高三朝,宋与辽金关系与政局发展最重要的史料,与李心传所著《建炎以来系年要录》同为研究南宋初期历史最重要的史料。对于徐梦莘的生平事迹与《三朝北盟会编》版本源流、史料性质及价值等,宋史学界长期以来进行了深入的研究,成果丰硕。^①宋史前辈邓广铭教授,多年来更是倾力搜集《三朝北盟会编》不同版本,与他的高足刘浦江教授进行长期的整理与研究。他们所编辑、点校的《三朝北盟会编》本也告完成,正联系出版中,然而到目前为止,这部重要典籍未能顺利出版,使广大的宋史乃至国史研究者未能充分利用此一整理成果,也让邓、刘两人长期投注的心血未能落实,实为学界憾事。

邓、刘二位先生在《〈三朝北盟会编〉研究》一文中,利用不同版本资料,讨论《会编》的源流及版本的变化,并且详细比对版本内容,提出确切可靠的论点,由于资料丰富详实、论证严谨,创见实多,令人信服。不过,该论文对版本的探索仍有增补的空间,特别是《永乐大典》中抄录不少《三朝北盟会编》的资料未见引用与讨论。为了弥补此一不足,本文以《永乐大典》中抄录的资料为讨论基准,

希望有助于对《三朝北盟会编》的了解。

二、《永乐大典》中《三朝北盟会编》的史料

《永乐大典》是一部依韵及字目编排成的类书,以韵隶事,用韵贯穿,所收的资料因韵不同而分散收入各卷中,所收资料内容多寡不一,价值不同,但其中有关宋元两朝的史料极为丰富,清人法式善说“苟欲考宋元两朝制度、文章,盖有取之不尽,用之不竭者。”^②对研究宋元史的学者来说,是一部重要的史料库。《大典》除可作为其他版本校勘、补遗之资外,更可提供许多重要的史料。四库馆臣修纂《四库全书》时,有不少典籍是直接抄录自《大典》而成的。即以目前所存的《永乐大典》而言,就可增补文渊阁四库全书本诸书的内容,栾贵明教授的《四库辑本别集拾遗》二册,^③就是这方面的具体成果之一。

在讨论《三朝北盟会编》的前辈学者,多集中篇幅讨论徐梦莘所编撰的是《三朝北盟会编》或是《三朝北盟集编》,以及现存几种不同版本间的关系与内容异同的问题,刘浦江与邓广铭二位先生对这个议题已有深入的讨论。但他们并没有对《永乐大典》中抄录《三朝北盟会编》的资料加以讨论,之所以如此,可能由于《永乐大典》中明白标示抄录自《三朝北盟会编》只有一条,而且这条与后出的不同版本内容完全一致,以致对《永乐大典》与《会编》的关系,未进一步探究,而集中于各种不同版本的比勘。事实上,《永乐大典》中收录不少《三朝北盟会编》资料,除了上述这些资料之外,均抄录自名为《北盟录》或《宋北盟录》的书,也就是说,《三朝北盟会编》在《大典》中是以三种不同书名出现的,这也可能是前辈学者疏于探讨的重要原因。

其实,《北盟录》这个书名在南宋即已出现。楼钥在徐梦莘墓志铭中曾说:“公既葬之二年,简以赴调来见,谓前诗恨未见。《北盟》全书尽录以见遗,又出其季父致政所作行状求铭。”^④又在为徐梦莘

侄徐天麟的《西汉会要》序文中就说:“秘阁商老(即梦莘)求儒荣堂诗,始知其编《北盟录》甚富,史官奏其有益于史笔,遂膺延阁之宠,寻传其书。”^⑤可见《北盟录》是《三朝北盟会编》的另一个书名,或为简称。在明代的藏书目录中也出现《北盟录》,如杨士奇编录之《文渊阁书目》,作“北盟录一部五十一册,阙”。^⑥抄自《文渊阁书目》的《蓁竹堂书目·史部·经济类》中,亦有“北盟录五十一册”。^⑦不著撰人编的《近古堂书目·史部·杂史类》,录有《北盟录》;^⑧董其昌撰《玄赏斋书目·史部·杂史类》,及钱溥《秘阁书目·史类》,亦均录有《北盟录》。^⑨可见《北盟录》之名在南宋已出现,明代不仅见于明廷的文渊阁,也见于明代藏书家的著录中,与《三朝北盟会编》之名同时存在,内容分别被抄入《永乐大典》中,以致二种书名均见于《大典》中。

《永乐大典》共收了三十一条《三朝北盟会编》的资料。这些内容可能是目前所见《会编》的最早资料,利用这些资料与不同版本的《会编》内容比勘,当有助于厘清不同版本的内容与关系。为了了解《大典》所录内容与现存各版本的异同,本文拟以《大典》为底本与笔者所见六种不同版本的内容相核对。这六种《三朝北盟会编》是:

1.文渊阁四库全书本(台北商务印书馆景印本),简称《四库本》。

2.袁祖安据巴陵方功惠所藏钞本为底的木活字本(文海书局,光绪五年刊),简称《袁祖安本》。

3.许涵度以陶家瑶所藏钞底于光绪三十四年刊行(上海古籍出版社,1987),简称《许涵度本》。

4.大化书局影印的铅印本(台北:大化书局,1979年),据刘浦江、邓广铭指出此本源自袁祖安木活字本,简称《大化本》。

5.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傅斯年图书馆藏,休宁汪季清藏明乌丝栏钞本,简称《明钞本》。

6.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傅斯年图书馆藏,容肇祖藏乌丝栏钞本,简称《乌丝栏钞本》。

三、不同版本《三朝北盟会编》的比勘

本文的比勘系以《永乐大典》为底本,所录均依《大典》卷数次序为准。各条记述的时间,《大典》均不录,但为便于查考,则抄自《三朝北盟会编》,并列卷数。

需要说明的是,经笔者比对不同版本《会编》卷帙发现,明钞本与乌丝栏钞本有共同错误之处。即二钞本将原卷五十六〈靖康中帙三十一〉,误为〈靖康中帙二十一〉。此后至卷六十五,除了卷六〇作〈靖康中帙三十五〉为正确外,其余均误。至卷六十六作〈靖康中帙四十一〉起,又与各本同。

祷河神 (靖康中帙四十)靖康元年十一月二十七日【会编:卷六十五】

宋靖康中中书舍人孙覿言臣,承乏(四库本与明钞本均作“行”)直学士院。被旨撰(四库本与明钞本均作“撰”)祝册祷河神,望其冬三月河流不冰,复有献计者,宜联数(袁祖安本、大化本与乌丝栏钞本均作“属”)百艘,宿火其中。可谓儿(明钞本作“而”)戏矣(各版本均缺“矣”)。(卷二九四八,页四)

先发制人 (政宣上帙一)政和七年七月四日【会编:卷一】

李良嗣云:陛下念旧民遭涂炭之苦,复中国往昔之疆,代天谴责,以顺伐逆,王师一出,必壶浆来迎,愿陛下速行薄伐脱,或后时,恐为女真(明钞本作“直”)得志,盖先动则制(明钞本作“志”)人,后动则制于人,上嘉(明钞本作“加”)纳之。(卷二九九九,页十五)

*本条史料见于此八处版本中,均无差异,仅明钞本中有些许误字。

朝京门 (靖康中帙二十)靖康元年四月十六日【会编:卷四十五】

徽宗时,蔡京为相。时诸州县向(各版本均作“嚮”)帝都者,谓之朝天门,京改为朝京门(明钞本作“朝天京”;其余版本

均缺“门”)。(卷三五二七,页十七)

负国村 (靖康中帙六)靖康元年正月二十四日【会编:卷三十一】

钦宗靖康元年,削夺前相王黼(各版本均作“王黼削夺”)在身官爵,长流衡州。黼屋成数十里至负国村(各版本均作“负固村”),追斩其首,百姓谓之负国村(仅四库本作“负固村”)云。(卷三五七九,页十)

西村 (靖康中帙六)靖康元年正月二十四日【会编:卷三十一】

徽宗时王黼作相,赐第城西竹竿巷,穷极华(明钞本作“花”)侈,于(各版本均缺“于”)第之西(明钞本作“四”)号西村,以巧石作山径,诘屈往返数百步,间以竹篱茅舍为村落之状。都城相第,乃有村名,识者以为(明钞本缺“为”)不祥。(卷三五八零,页十二)

上京 (政宣上帙三)宣和二年正月十一日【会编:卷三】

女真(明钞本作“直”)世居混同江之东,长白山鸭绿水之原(除明钞本外,其余版本均作“源”),名曰(除明钞本外,其余版本均作“又名”)何木火(许涵度本作“阿术火”;其余版本作“阿木火”),【除四库本外,其余版本均多“取其河之名”】又曰阿芝川、涑(许涵度本与明钞本作“来”)流河(四库本缺“名曰何木火,又曰阿芝川、涑流河”)。阿骨打(四库本作“阿固达”)建号改(除乌丝栏钞本外,其余版本缺“改”)曰皇帝寨(袁祖安本、大化本、明钞本与乌丝栏钞本均作“塞”),至亶改曰会宁府(四库本与许涵度本均多“称”)上京。(卷七七零二,页七)

所拼一死 (靖康中帙三十八)靖康元年十一月十三日【会编:卷六十三】

宋钦宗靖康中,粘罕军前交割三镇地界,冯枢密问杀使(明钞本作“死”)人否,对曰自古戎狄无道(四库本作“敌国交兵”),何尝杀使(明钞本作“死”)人?李徽猷云某所拼一死(明钞本作“使”),无足计较者。(卷一零三零九,页十三)

分甘一死 (靖康中帙四十)靖康元年十一月六日【会编:卷六十一】

宋钦宗时,霍安国令仲熊与金人战败被擒,见敌楼上张紫(许涵度本作“纸”;明钞本作“裁”)伞一柄,监军骨舍(四库本作“乌舍”)郎君坐其下,令人传译云:何故不晓逆顺,抗拒王师?仲熊(四库本多“对”字)曰:仲熊是赵宋臣子,奉安抚使(四库本、许涵度本与明钞本作“司”;袁祖安本、大化本与乌丝栏钞本缺“使”)指挥来将兵,才薄兵微,分甘(四库本多“死,愿乞”)一死。(卷一零三零九,页十三)

为社稷死 (靖康中帙五十七)靖康二年二月二十一日【会编:卷八十二】

靖康二年,金人出榜(四库本与明钞本均作“榜”)阙下,求立异姓,云军前南官亦当举,唯(各版本均多“不许”)何棨,李若水(各版本均作“李某”)预此议。及军前,取其家属,兄若虚到南薰门,亲见番官数人(四库本与许涵度本均作“十”),共叹其忠,且言我(袁祖安本与大化本均多“灭”)大辽死难者二十余人,你南朝只李(明钞本缺“李”)侍郎一人。后自京师奔大元帅府,上书者数十人,皆言为(四库本缺“为”)社稷死者,唯李若水一人。(卷一零三零九,页十七)

纵火而死 (靖康中帙二十八)靖康元年九月三日【会编:卷五十三】

太原陷,金人入城,守臣通判王逸(袁祖安本、大化本与乌丝栏钞本均作“稟”)誓不屈(明钞本作“屋”)贼(四库本作“辱”),登阁抱太宗御容(明钞本作“宇”),令人纵火而死。(卷一零三零九,页二十六)

投火而死 (靖康中帙四十四)靖康元年闰十一月二十五日【会编:卷六十九】

内侍(四库本、许涵度本与明钞本均作“使”;袁祖安本、大化本与乌丝栏钞本均作“将”)黄经臣投火而死。靖康小雅曰,公讳经臣(四库本与明钞本均缺“经臣”),为保德军承宣使,金

人既(四库本与许涵度本作“绕”;明钞本作“烧”)集城下,上命公督视(四库本作“税”)东壁,城陷之夕,金人自陈(各版本均多“州”)门入,循城而东,纵火通津门下(四库本、许涵度本与明钞本均多“公”;袁祖安本、大化本与乌丝栏钞本均多“公是”)。时在城上,将士奔溃,独不肯去(袁祖安本、大化本与乌丝栏钞本均多“公”),望阙号恸,赴火而死。(卷一零三零九,页二十六)

投溪而死 (靖康中帙二十八)靖康元年九月三日【会编:卷五十三】

金人攻太原。筑长城围其外,而援兵不(明钞本缺“不”)至,军兵多饿死。王(各版本均缺“王”)稟知太原不可守,乃走入统平殿,取檀香御像,以疋(许涵度本作“匹”)练系(明钞本作“击”)于其(四库本缺“其”)背,缢城投溪而死。(卷一零三零九,页二十七)

触柱而死 (靖康中帙六十六)靖康二年四月七日【会编:卷九十一】

宋靖康中,虏寇逼近,宰相(各版本均缺“宰相”)张邦昌对二太子哀号擗踊,以身投地,绝而复苏。虏(四库本作“敌”)执(乌丝栏钞本作“报”)酋(四库本作“伪”)命,终莫能回,度非口舌可争,则以首触柱求死,不能。又缘甲士防虏(四库本、袁祖安本、大化本与乌丝栏钞本均作“虞”;仅许涵度本作“护”)昼夜监守。虽欲引绳挥刃(四库本作“刀”),赴井蹈(四库本与许涵度本作“陷”;袁祖安本、大化本与乌丝栏钞本作“投”)河,皆(四库本作“求”)不可得。岂谓城中之人相与逃死,乃嫁大祸于一身,变出不图,死安足惜。(卷一零三一零,页五)

示金缠救死 (靖康中帙三十八)靖康元年十一月十五日【会编:卷六十三】

宋钦宗靖康中,粘罕兵急,令下系桥渡河,桥成,军民(各版本均缺“军民”)争渡。有妇女(四库本与许涵度本作“人”)陷于游(各版本均缺“游”)沙中,举臂间(袁祖安本、大化本与乌

丝栏钞本均作“上”)金缠示人,号呼求救,莫敢向迓,不移时遂没(袁祖安本、大化本与乌丝栏钞本均作“歿”)。(卷一零三一零,页十一、十二)

萧后誓死 (政宣上帙十二)宣和四年十二月五日【会编:卷十二】

萧后谕曰,国难至此,我亲统大军,尽死一战,为社稷计(明钞本作“社稷为计”)。胜则再(明钞本作“自”)与卿等(袁祖安本与大化本多“相”)见,万一失利,则我誓死于阵前。(卷一零三一零,页十二)

楼橹 (靖康中帙四十三)靖康元年闰十一月十八日【会编:卷六十八】

靖康中,姚友仲先于楼橹(各版本均多“子”)上受敌处,厚缚虚棚,上作(许涵度本多“巨索”)罗李纲(四库本作“罗李网”;许涵度本作“罗网”;大化本与乌丝栏钞本作“罗李网”;明钞本作“罗李纲”),并下摆糠布袋、湿马粪。又于城头马面上,悬穿(袁祖安本与大化本缺“穿”)湿榆柳(大化本作“树”)木篋籬(袁祖安本、大化本与乌丝栏钞本均作“篱”)格毡虽慢(袁祖安本与大化本作“帷幔”;许涵度本作“若幔”),然亦可以遮炮(袁祖安本、许涵度本与大化本均作“礮”)石也。(卷一零八七七页十六)

孝友 (靖康中帙六十九)靖康二年四月十八日【会编:卷九十四】

宋靖康中,大元帅康王,忠孝友爱,出自天性。总(明钞本作“摠”)兵于外,亲(明钞本作“心”)擐甲胄,冒犯风雨,欲戡定国难,辑宁方夏,会诸路(四库本缺“路”)勤王之兵,何啻百万。前此守和信(许涵度本作“议”)盟,以俟贼(四库本作“敌”)退,俯(四库本作“王”)为生灵,每戒轻动。暨(明钞本作“洎”)国家一(许涵度本作“已”)落贼(四库本作“敌”)计(明钞本作“记”),苍天奈何。(许涵度本多“自是”;其余版本多“自”)康王闻此涕(四库本、明钞本与乌丝栏钞本作“泪”)尽继血,虽草木无知,亦皆悲恻,左右开(许涵度本作“劝”)勉(许涵度本多“曾

若”)莫闻,便欲夺(各版本均作“跃”)马自奋(四库本与明钞本作“夺”),手格逆虏(四库本作“敌人”),以雪父兄之耻。(卷一二零一五,页十、十一)

赐樽酒 (靖康中帙四)靖康元年正月九日【会编:卷二十九】

徽宗宣和间,契丹(四库本作“金”;其余版本均作“虏”)将郭药师自来归附,上以(各版本均缺“上以”)药师喜饮酒,命尚(四库本作“上”,其余版本均缺“命”)酝绝品,曰小槽(袁祖安本、大化本与乌丝栏钞本作“糟”)真珠红(各版本均多“者”),日赐一樽(四库本与许涵度本作“罇”)。(卷一二零四三,页十)

屈膝劝酒 (靖康中帙三十六)靖康元年十一月六日【会编:卷六十一】

一日,骨捨(四库本作“乌舍”)呼范(各版本均缺“范”)仲熊至其寨中,问韩信用兵人才高下,刘伯(四库本与许涵度本作“景”)升、孙策(各版本均多“何以”)不能成功。仲熊对曰:韩信才亦不高,故必设计,然能取胜,如水上沙囊木罌(袁祖安本与大化本作“罌”)背(明钞本作“皆”)水阵之类是也。刘仲(四库本与许涵度本均作“景”;袁祖安本、大化本与乌丝栏钞本均作“伯”)升、孙策虽天资(明钞本作“子”)英勇,然器轻无君人(袁祖安本与大化本作“人君”)之体,所以无成。骨捨(四库本作“乌舍”)闻说大喜,亲屈膝(明钞本作“胜”)劝仲熊饮酒。(卷一二零四三,页二十七)

传宣劝酒 (政宣上帙十五)宣和五年三月十八日【会编:十五】

(各版本均多“大宋”)国信使、试工部尚书卢益等,(各版本均多“朝”)见大金国主,赐宴,传宣劝(明钞本作“欢”)酒,令搢笏饮至尽。(卷一二零四三,页二十七)

紫极洞 (政宣上帙二十)宣和七年正月二十【会编:卷二十】

宣和间,遣使金国,将入见,阁门使引入,即捧国书自山棚东入,陈礼物于庭下,其山棚左曰桃(袁祖安本与大化本作“枕”;明钞本作“菟”)源洞,又曰(明钞本多“次”字)紫极洞。

(卷一三零七五,页十二)

力士 (靖康中帙四十四)靖康元年闰十一月二十五日【会编:卷六十九】

靖康中有还俗僧傅临政者,谓之傅先生,献策略,自言能止敌及(四库本与明钞本作“乃”;许涵度本作“而”)商贾伎(袁祖安本、大化本与乌丝栏钞本作“技”)术之人,言兵机退敌募兵而为将帅(明钞本作“师”)者甚众,或称六丁力士,或称北斗神兵,或称天关(各版本均作“官”)大将也(各版本均缺“也”)。(卷一三四五一,页二)

将士 (靖康中帙三)靖康元年正月七日【会编:卷二十八】

钦宗靖康元年正月,金人入寇,围汴京,攻城甚急,虏(四库本作“敌”)箭集于城上如蝟毛(四库本缺“毛”),【四库本、许涵度本与明钞本均多“士卒中有中伤者皆厚赏之”;袁祖安本与大化本则多“士卒中有中伤者皆赏之”;乌丝栏钞本多“士卒有中伤者皆赏之”】上遣中使劳问,降御笔(四库本作“诏”)褒谕,给内库钱酒银碗(四库本、袁祖安本、大化本与乌丝栏钞本均作“碗”)彩绢等,以激赏(四库本、许涵度本与明钞本作“给”;袁祖安本、大化本与乌丝栏钞本作“分给”)将士,人皆欢呼,自卯至未申间,杀贼(四库本作“敌”)数千人,贼(四库本作“敌”)【各版本均多“知城中有备不可以攻”】乃退。(卷一三四五一,页三)

卫士 (靖康中帙二十七)靖康元年八月二十三日【会编:卷五十二】

靖康初,虏(四库本作“金”)骑既犯(四库本作“至”)阙(明钞本作“取”),又取大鹿数百千(各版本均作“千百”)头,杀以啗(许涵度本作“享”)卫士。(卷一三四五一,页八)

抚士 (靖康中帙四十七)靖康元年十二月十六日【会编:卷七十二】

靖康元年十二月,康王统河北之兵入援汴京,以耿延禧寒,取所常服绵裘畀之,又以汪(各版本均缺“汪”;仅乌丝栏钞

本多“大名府”)伯彦不耐寒,解所服墨绿(四库本作“丝”)蕃(许涵度本作“番”)罗(袁祖安本与大化本均缺“蕃罗”)战袍并條(各版本均作“縹”)以赐之(四库本、许涵度本与明钞本均缺“之”)。(卷一三四五一,页二十)

兼官制 (靖康中帙十八)靖康元年三月三日【会编:卷四十三】

中书侍郎徐处仁,大宰兼门下侍郎,可特授通奉大夫太宰,兼门下侍郎,兼神霄宫使制(各版本均缺“可特授通奉大夫太宰,兼门下侍郎,兼神霄宫使制”)。敕(各版本均缺“敕”)门下,国犹置器,安危之势相形,治若循环,文质之宜迭用,方更张于初载,盍图任于老成,人皆曰贤,政将焉往。大中(明钞本作“中大”)大夫守中书侍郎徐处仁,秉心彊(袁祖安本、大化本与乌丝栏钞本均作“强”;明钞本作“疆”)固,守道端方,器博而周知,轻薛宣(四库本与乌丝栏钞本作“宜”)之方(明钞本作“风”)略,材(袁祖安本、大化本与乌丝栏钞本均作“才”)全而藏用。陋黄霸之功名,尚猷(袁祖安本、大化本与乌丝栏钞本均作“犹”)黄发之询,实慰苍生之望。朕恭承圣训,嗣守丕基,思艺祖之艰难,法仁皇之忠厚。周封八百国,当谨(四库本作“临”)守于輿图。汉制二(袁祖安本、大化本与乌丝栏钞本均作“三”;明钞本作“王”)千条,期尽遵于轨迹(袁祖安本与大化本作“迹”),欲兴圣统,无踰近臣,庸登左揆之崇,兼列东台(袁祖安本、大化本与乌丝栏钞本均作“堂”)之侍,并增爵秩,昭示宠光。于戏(袁祖安本、大化本与乌丝栏钞本均作“呜呼”),多难以兴,在强勉(袁祖安本与大化本作“勉强”)而行道,无为而治,期垂拱以仰成,其蹈古人之为,毋负天下之誉。可特授通奉(四库本、许涵度本与明钞本均作“议”;乌丝栏钞本作“政”)大夫太宰,兼门下侍郎,兼神霄宫使。(卷一三五零七,页十四)

御(备御四) (靖康中帙三十九)靖康元年十一月二十日【会编:卷六十四】

宋靖康中,边报交驰,风传不一,人心不定,乃增置(四库本、许涵度本与明钞本均缺“置”)都大(四库本、许涵度本与明钞本均缺“大”)提举守御使司官吏(各版本均缺“吏”),并以枢(明钞本作“驱”)密聂昌领之。(卷一四四六四,页二)

同命队 (靖康中帙七十三)靖康二年四月二十八日【会编:卷九十八】

金人立同命队,其法每队(四库本作“阵”)一十五人,以一人作为旗(四库本作“旗为”)头,二人为角,三人为从,四人为副,五人为缴(袁祖安本与大化本作“徽”;明钞本与乌丝栏钞本作“从”),旗头死,从不生还,还(明钞本作“匕”)者并斩,得胜受赏,亦然。故谓之同命队。(卷一五一四零,页三)

用象戏局 (靖康中帙七十三)靖康二年四月二十八日【会编:卷九十八】

靖康二年,二帝宣太后举族北迁,未知康王(乌丝栏钞本作“王上”;其余版本作“主上”)即位,时皇太后尝用象戏局。以黄罗贴覆,书康王字于上,焚香祝曰,今三十二子俱掷于局,若康王入九宫者,大王必得天位。一掷其子,果入九宫,他(袁祖安本、大化本、明钞本与乌丝栏钞本作“佗”)子皆不近,皇太后以手加额甚喜(袁祖安本与大化本作“喜甚”),臣下(明钞本作“不”)拜即(袁祖安本与大化本缺“即”;而许涵度本则作“且”)贺,且(许涵度本作“即具”;其余版本作“具”)奏太上大喜(袁祖安本、大化本与乌丝栏钞本作“太上”),复(四库本多“位”)令谓皇(乌丝栏钞本缺“皇”)太后(袁祖安本与大化本均多“曰”)瑞卜,昭应殊异,便(四库本与明钞本作“使”)可放心。(卷一九七八二,页二)

保社稷 (靖康中帙六十六)靖康二年四月七日【会编:卷九十一】

二帝之迁,唯有(四库本、许涵度本与明钞本缺“有”)从权,且与承当此事,即(各版本均作“则”)存宗庙保社稷,景灵像设(袁祖安本、大化本与乌丝栏钞本均作“设像”),皆得无

虞。而一城(明钞本作“诚”)文武百官,亿万生灵,皆得性命,可为后图,岂非忠孝之大者乎(各版本均作“也”)。(卷二零四二五,页十二)

死守社稷 (靖康中帙四十)靖康元年十一月二十六日【会编:卷六十五】

宋靖康中,先是唐恪(各版本均多“建”字)言金人(各版本均多“今冬”)必来(明钞本作“勅”), (四库本、袁祖安本与许涵度本均多“力”)劝上为避(明钞本作“选”)狄(四库本作“敌”)之计,乞早幸洛阳或幸长安。上以恪之言问何棖(各版本均缺“何棖”),棖曰:周室东迁,不如是之甚,譬如不肖子尽挈父祖田宅而鬻(四库本作“粥”)之。而左右之人亦皆不欲迁。次日,上激怒曰:朕当死守社稷。恪(各版本均多“力”)请罢相。(卷二零四二五,页十二)

四、结论

从南宋相关的记载,显示《三朝北盟会编》在当时即有三种书名,《北盟录》或为简称。此书不仅收入明廷的文渊阁,也相继见于其他藏书目录中。从现存《永乐大典》所示,当时其抄录的内容多出自《北盟录》。

以《永乐大典》所收内容与其他六种版本的《三朝北盟会编》相比对,可知《大典》的史料价值很高,值得研究者参照利用。经比对六种不同版本后显示这些版本的内容出入不大,但隐然有二个相近的系统,即四库本、许涵度本与明钞本较为接近,而袁祖安本、清乌丝栏钞本与大化本三种亦相似,此一结论与刘浦江、邓广铭两位先生之研究观点一致。

以目前资料比对的结果,显示明钞本的品质较差。

此外,四库全书本的《三朝北盟会编》由于流通方便,目前仍多为学界所利用,但从四库纂修时,朝臣呈奏的文献看来,馆臣在抄录

《三朝北盟会编》一书的过程中,对内容有不少改动。乾隆五十一年十二月初三日,军机大臣奏遵查《三朝北盟会编》错误情形并原书加签进呈片,说:“臣等将发下《三朝北盟(盟)会编》所载宋康王泥马渡江一事,查《一统志》内并未载入。惟查《渊鉴类函》内载有此事,系出自《南渡录》。谨将原书夹签进呈。至《三朝北盟(盟)会编》内所载攻城各条,谨遵旨录出存记,并将此种书内错误处所,另行逐一挖改妥协,仍将提调、校对各员分别记过,誊录照例议罚。”^⑩从本文所比对的三十一条史料中发现,四库本与其他版本有三十八处有异,其中将“戎狄无道”改为“敌国交兵”、“贼”改为“辱”、“虏”改为“敌”、“酋命”改为“伪命”、“贼”改为“敌”、“逆虏”改为“敌人”、“契丹将”或“虏将”改为“金将”、“虏骑”改为“金骑”、“狄”改为“敌”等,共有十例,均与民族意识有关,甚至有误改而影响文意者。因此,藉由“档案”所载,与不同版本内容比对结果,提醒学界在利用四库本时宜有所斟酌,这也显示慎选好版本对历史研究是相当重要。

注:

①陈乐素:〈徐梦莘考〉,《国学季刊》4卷3号(1934年9月),页57-95。王德毅:〈徐梦莘年表〉,《大陆杂志》31卷8期(1965年10月),页11-20。陈乐素:〈《三朝北盟会编》考〉,《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》第6本第2分,页193-279;第6本第3分,页281-341。刘浦江、邓广铭:〈《三朝北盟会编》研究〉,《文献》1998年1期,页93-118。笔者在撰写本文时,对刘、邓二位先生的论证与观点多所引述,谨此致谢。

②法式善:《存素堂文集续集》卷2,〈校永乐大典记〉,页754,影印收入《续修四库全书》第1476册(上海:上海古籍出版社,1995)。

③栾贵明:《四库辑本别集拾遗》(北京:中华书局,1987年)。

④《攻媿集》(四部丛刊初编本)卷108,页145。

⑤《攻媿集》卷53,〈西汉会要序〉,页10下、11下。“北盟录”三字在四库全书本作“北阁录”(卷53,页12下),误。

⑥明·杨士奇:《文渊阁书目》(20卷本),清嘉庆四年桐川顾修刊《读书斋丛书》本,卷5,页16下。

⑦叶盛:《蓁竹堂书目》,清道光光绪年间南海伍崇曜刊《粤雅堂丛书》本,二编,第15集,卷2,页7上。《粤雅堂丛书》本作“经济类”,但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傅斯年图书馆藏清钞本则作“史部”,疑粤雅堂丛书本佚“史部”一行。

⑧《近古堂书目》,清宣统二年罗振玉刊《玉简斋丛书》,卷上,页13上。

⑨董其昌:《玄赏斋书目》抄本,卷2,页1502,影印收入《明代书目题跋丛刊》下册(北京:书目文献出版社,1994年)。钱溥,《秘阁书目》抄本,不分卷,页652,影印收入《明代书目题跋丛刊》上册。

⑩见张书才主编:《纂修四库全书档案》(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,上海古籍出版社,1997年7月初版),第1178条,页1978。

作者工作单位: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

章学诚佚文三则

笔者近来发现清代著名学者章学诚(1738—1801)为好友汪辉祖所写的三篇佚文,在至今所有刊行的章氏著作的各种版本中均未收录。汪辉祖(1731—1807),字焕曾,号龙庄,晚号归庐,浙江萧山人,乾隆四十年进士,是清乾嘉时期的一位名幕、循吏、学者,著作现存有《元史本证》、《史姓韵编》、《汪龙庄遗书》等多种。汪辉祖与章学诚为绍兴同乡,乾隆三十四年会试京师时在朱筠家订交,从此音讯往还不绝。笔者所见的三篇佚文是《〈双节堂杂录〉序》、《汪龙庄七十寿言》以及《汪焕曾豫室志铭》。《〈双节堂杂录〉序》作于嘉庆二年,收录于汪辉祖所编《双节堂赠言三集》卷首,上海图书馆藏嘉庆十七年刊本。《汪龙庄七十寿言》作于嘉庆四年,收录于《汪辉祖传述》卷三,台北广文书局1977年影印傅斯年图书馆藏清刊本。《汪焕曾豫室志铭》作于嘉庆六年,为章学诚绝笔之作,也收录于《汪辉祖传述》卷三。这几篇佚文对研究章学诚与汪辉祖的生平、交友颇有价值。

(鲍永军)